

『洛城四部曲』之

黑色大丽花

姚向辉
译

James Ellroy

〔美〕詹姆斯·艾尔罗伊 著

“字里行间满是激情、暴力与失意……既充满想象，又光怪陆离。”
——《洛杉矶时报》

“一部摄人心魄的黑色小说，以四十年代好莱坞为背景，充满了悠远的年代感与细致的破案过程。”

——《波士顿先驱报》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巴之

大丽花

姚向辉 译

roy

斯·艾尔罗伊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大丽花 / (美) 艾尔罗伊 (Ellroy, J.) 著; 姚向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1
(洛城四部曲)

书名原文: The Black Dahlia

ISBN 978-7-5327-6611-6

I. ①黑… II. ①艾…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6717 号

James Ellroy

The Black Dahlia

Copyright © 1987 by James Ellro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2010-309 号

黑色大丽花

[美] 詹姆斯·艾尔罗伊 / 著 姚向辉 / 译

策划 / 冯 涛 责任编辑 / 宋 金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42,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6611-6/I · 3971

定价: 4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6603835

献给杰尼瓦·希莱克·艾尔罗伊

1915—1958

母亲：二十九年后的，以血写就的告别辞

现在我折起了你，我的醉汉，我的领航员
我第一个失去的保护者，日后去爱或注视的人

——安妮·塞克斯顿

目 录

序幕·····	001
第一部 火与冰·····	013
第二部 39街和诺顿大道路口·····	079
第三部 凯伊和玛德琳·····	283
第四部 伊丽莎白·····	307

序幕

我不认识在世时的她。对我来说，她通过其他人存在，存在于显示其亡故如何影响众人的种种迹象之中。回溯往日，只凭借事实，经我再现的她是个悲哀而渺小的女孩，是个娼妓，往好里说亦不过是“她本可以成为……”——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也挺适合。真希望我能给她一个无名无姓的结局，把她变成凶杀组警探的总结报告里简明扼要的几个字，复印后交给验尸官办公室，再加上几份文书工作，就可以带着她在义冢落葬了。我的愿望只有一处错误，那就是她不可能希望如此收场。事实固然残酷，但她无疑愿意让内情全部公之于众。我对她亏欠良多，也是唯一知道完整经过的人，书写这段记忆的重任就只能落在我肩上了。

说大丽花之前，先得说说我的搭档；在此之前，还不能不提两句战争、军事管制和中央分局的调防事件，这些事情提醒我们，警察也是士兵，尽管我们远不如正在跟德国人和小日本作战的那些士兵受欢迎。每天下班以后，巡警都必须参加空袭演习、灯火管制演习和火灾疏散演习，这要求我们立正站在洛杉矶的街道上，巴望着梅塞施密特飞机^①赶紧来袭，好让我们显得不那么像是傻瓜。白天执勤点名时的队列是清一色按字母顺序组成的，1942年八月我从警校毕业后不久，就在列队时遇见了李。

我对他早有耳闻，对我和他的个人记录也是烂熟于心：李·布兰查

德，重量级，42胜4平2负，曾是好莱坞退伍军人协会体育馆的招牌，至于我：“板牙”布雷切特，轻重量级，36胜0平0负，曾经在《拳击台》杂志的榜单上排名第十，不过或许只是因为纳特·弗莱舍被我露出大板牙奚落对手的举动逗乐了而已。然而，统计数字说明不了问题。布兰查德出拳很重，接六拳只还一拳，属于典型的一击必杀型拳手；而我偏好不停躲闪和迎击，喜欢用勾拳击打对手的肝部区域，格外注重防守，害怕头部中拳过多，继续毁坏我的容貌，我的牙齿已经把我毁得差不多了。就风格而言，我和李就仿佛油和水，列队点名的时候，我跟他肩并肩站着，我总忍不住要想：谁能赢呢？

我们相互打量了差不多一年。我和他从议论拳击和警务工作，谈话仅限于评点天气的寥寥数语。从体态上说，两个大块头男人的区别能有多大，我和他的区别就有多大：布兰查德满头金发，面色红润，身高六英尺，胸膛和双肩都很厚实，却有一双短小的罗圈腿，腹部已经开始硬邦邦地往外挺了；我却肤色苍白，黑头发，身高六尺三，肌肉发达。谁能赢呢？

最后，我放弃了猜测胜负的念头。但其他的警察也有同样的疑问，在中央警局的第一年，我听到了几十种不同的观点：布兰查德以击倒对手获胜；布雷切特以点数获胜；布兰查德因为本人或对手受伤而中止比赛——各种说法都有，唯独没人说布雷切特击倒对手。

等我走出他们的视线之外，我能听见大家嘀咕我俩在拳击台之外的经历：李如何加入洛城警局，上头如何许以快速晋升的机会，派他去参加有高层警官及其政治伙伴观看的地下拳击赛，39年他如何破获了大道一国民银行劫案，同时又如何与一名劫匪的女友坠入爱河；那姑娘后

① 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二战中德国空军所使用的 Bf 109 战斗机和 Me 262 战斗机均由梅塞施密特公司生产。

来搬去与他同居，这违反了局里关于配偶的规定，升迁至警探局^①的机会因此告吹，他还在姑娘的请求下退出了拳坛。布兰查德的这些传闻于我而言就像佯攻，我怀疑没多少值得相信的。和我本人有关的只言片语则仿佛落到实处的重拳，因为那都是不折不扣的内幕真相：德怀特·布雷切特之所以参加警局，是想逃避更加艰苦的大赛；他父亲的德美同盟^②会员身份曝光后，他有被警校驱逐的危险；为了保住洛城警局的工作，他向侨民管理处告发了跟他一起长大的日本伙伴。没人请他去打地下拳击赛，因为他的拳路不够正大光明。

布兰查德和布雷切特：英雄和告密者。

回想起山姆·村上 and 芦田秀夫戴着镣铐被送往曼赞纳^③的样子，实在不难让我和布兰查德显得天差地别；不过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后来，我和他有了并肩执行任务的经历，我对李还有对自己的早期印象一下子全变了。

那是43年的六月初。前一周，海员和穿祖特装^④的墨西哥人在威尼斯的里克码头打了群架。传闻说有个水兵瞎了只眼睛。内陆地区很快爆发遭遇战：一方是切瓦士山谷海军基地的官兵，另一方是阿尔卑斯和帕洛斯弗迪斯的花衣混混^⑤。报纸上的消息说，祖特装的流氓随身携带纳粹万字符和弹簧刀，几百名穿制服的陆军士兵、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

① 警探局 (Detective Bureau)：洛杉矶警察局的分支之一，直接向总警长汇报，主要负责调查犯罪案件。

② 德美同盟 (German American Bund)：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成立的纳粹组织，主要目的是为纳粹德国做宣传。

③ 曼赞纳 (Manzanar)：二次大战期间，超过十一万名日裔美国人被集中关押于加州曼赞纳的营地。

④ 祖特装 (zoot suit)：特色为高腰、宽腿、紧袖口、长上衣、大翻领和宽垫肩的一种装束，在20世纪30到40年代间流行于美国部分地区的墨西哥裔、非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中。

⑤ 花衣混混 (pachuco)：指20世纪30到40年代期间，穿奇装异服（特别是祖特装）、使用墨西哥西班牙语特定方言且往往属于帮派的墨西哥青少年。

员聚在洛城闹市区，以二乘四的木条^①和球棒为武器。差不多数量的花衣混混据说要在波伊尔高地的 Brew 102 酿酒厂集合，使用的武器也差不多。中央分局的所有巡警都被召进局里，上头给大家配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钢盔和别名“黑鬼棒”的超大号警棍。

黄昏时分，从陆军借调的运兵车将我们送上战场，得到的命令仅有一条：恢复秩序。我们的警用左轮在局里被收了上去；高层不希望点三八落在浑身打褶、袖口勒紧、衣如窗帘、梳着阿根廷式鸭尾头^②的墨西哥暴徒手里。我在常青大道和瓦伯什路的路口跳下运兵车，只握着手柄上缠了绝缘胶布的三磅重木棍，恐惧程度比我站在拳台上的时候大十倍，而吓住我的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骚乱。

我之所以害怕，是因为好人其实是坏人。

水兵沿着常青大道一路砸窗户；穿蓝色制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挨个敲碎路灯，让环境越来越暗，越来越适合他们行动。为了避免军种间的竞争，陆军士兵和锅盖头^③掀翻了一家酒铺子门前的所有轿车，而穿圆领衫和白色喇叭裤的年轻海军士兵则在门口的人行道上用棍棒把一小撮数量远不及他们的祖特帮成员打得屁滚尿流。在这一幕的中心处，我看见我的几名同僚正三五成群地跟海岸警卫队的暴徒和宪兵闲聊。

我不知道我在那儿站了多久，我愣住了，不知所措。最后，我的视线沿着瓦伯什路滑向第一街，看见了几幢小屋子和树木，那里没有花衣混混、条子和嗜血大兵。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我就已经全速奔跑起来了。要不是有谁在某幢屋子的前门廊上尖声大笑，我恐怕会一直跑到力竭跌倒为止，但这笑声使我骤然停步。

① 二乘四 (two-by-four)：美国常见的制式木板，宽四英寸，厚两英寸，长度不等。

② 这些都是典型的祖特装特征。

③ 锅盖头 (jarhead)：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俗称。

我朝声音的方位走了过去。一个尖利的嗓音大声说：“你是第二个从那一锅乱粥里逃出来的年轻警察。我不怪你。很难决定该去铐谁，对不？”

我站上门廊，望着说话的老人。他说：“收音机说开计程车的一趟趟往好莱坞的 USO^①跑，然后把水兵往这儿送。KFI 管这个叫海军攻势，每逢半点就播放一遍《起锚歌》^②。我瞅见街上还有几个陆战队的。这个是不是就叫两栖协同攻击呢？”

“我不知道这是啥，但我打算回去了。”

“你不是唯一的逃兵，知道吧？还有个大块头也往这条路跑了。”

老头子越来越像我的父亲，不过更狡黠一些。

“有些花衣混混很不像样，需要教他们懂规矩。”

“小伙子，你觉得就这么简单？”

“我会让事情变得就这么简单。”

老头子快活地格格直笑。我走下门廊，一边掉头往分局的方向走，一边用警棍敲打自己的腿。路灯全都灭了；你几乎不可能分清谁是祖特暴徒，谁是美国大兵。这恰好给了我脱身而去的良好托辞，我做好了溜号的准备。就在这时，我听见背后有人喊了声“布雷切特！”——我立刻就知道了另一名逃兵的身份。

我沿原路跑回去。李·布兰查德，这位“南加州的希望，但终究不是白人大救星”^③出现在眼前，他面对着三个穿蓝色制服的海军陆

① USO：美国劳军联合会（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的缩写。

② 《起锚歌》（Anchors Aweigh）：美国海军学院的战歌，内容多与美国海军的事迹有关。

③ 白人大救星（the great white hope）：20 世纪初，美国尚处于种族隔离状态之时，黑人杰克·约翰逊赢得了重量级拳王的头衔，白人社群对他的成绩以及他与白种女性的关系极为不满，此后有许多白人拳手向他发起挑战，他们就是所谓的“白人大救星”。南加州（Southland）：当地居民对南加州，特别是大洛杉矶（Greater Los Angeles）地区的称呼。

战队队员，还有一个祖特服都拖到地上了的花衣混混。他把这几个人逼进一幢破旧平房的中央过道，挥舞着黑鬼棒将他们隔开。锅盖头抡圆了二乘四的木条，狠狠砸向布兰查德，他或者侧向移动，或者以脚跟为轴前后摇摆，躲开了对方的攻击。花衣混混把弄着脖子上的圣牌，面露困惑之色。

“布雷切特，三号^①！”

我加入战局，用警棍乱刺，打在亮闪闪的铜扣子和军功绶带上。他们笨拙地抡起木条，我的胳膊和肩膀挨了几下，我逼了上去，不给陆战队队员挥舞武器的空间。这就像在和章鱼近身缠斗，但既没有裁判也没有三分钟一次的场间铃声；在本能的驱使之下，我扔下警棍，一低头，开始挥拳击打对方的身体，隔着华达呢军服打中了柔软的上腹部。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叫道：“布雷切特，后退！”

我依言后退，李·布兰查德冲上去，黑鬼棒高高举过头顶。陆战队队员站在原地，茫然不知所措；警棍落下：一次，两次，三次，干净利落地击中他们的肩头。三个人瘫倒在地，变成了裹着蓝色制服的“瓦砾堆”，布兰查德说，“滚去的黎波里殿堂吧，菜鸟，^②”然后扭头面对那名花衣混混。“你好啊，托马仕。”

我摇摇头，伸展身体。我的胳膊和后背都很疼，右手的手指关节阵阵跳痛。布兰查德铐起那名祖特暴徒时，我能想到的只有一句话，“这到底是怎么了？”

布兰查德微笑着说：“请原谅我的无礼。‘板牙’布雷切特警官，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托马仕·多斯·桑托斯先生，全境通缉的逃犯，在一次B级重罪的犯案过程中过失杀人。托马仕在第六街

① 三号 (code three)：警用呼号代码，表示紧急状况。

② 典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歌，其中的开篇两句为“从蒙提祖马殿堂，到的黎波里海岸”，分别指美墨战争和第一次伯伯里战争。

和阿尔瓦拉多路的路口抢了个老太婆的手袋，她心脏病发作，倒地死去，托马仕扔下手袋，没命地跑了。他在手袋上留下一整套漂亮又清楚的指纹，外加一群目击证人。”布兰查德推推那人。“托马仕，会说英语吗？^①”

多斯·桑托斯摇头表示不会；布兰查德悲哀地摇摇头。“他死定了。老墨犯了二级过失杀人罪非得进毒气室不可。这位老兄还有六个星期就得跟世界说再见了。”

常青大道和瓦伯什路的方向传来枪声。我踮起脚尖，看见有几扇破窗正在向外喷吐火焰，火苗烧到电车的电缆和电话线时，半空中绽放出蓝色和白色的火花。我低头看着地上的陆战队队员，其中之一对我竖起中指。我说，“希望他们没看见你的警徽号码。”

“管他妈有没有看见。”

我指着一丛烧成了火球的棕榈树说，“今天晚上肯定没法押他归案了。你一路跑到这儿来驱散他们？你觉得——”

布兰查德开玩笑似的打出一记直拳，贴着我的警徽停下，让我别再说下去了。“我一路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他妈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秩序，站在那附近搞不好会丢了性命。不觉得耳熟？”

我哈哈一笑。“是啊，然后你就——”

“然后我看见那几个菜鸟在追这位老兄，而他怎么看怎么像重罪通缉令 411-43 上的犯人。他们把我逼到这儿，我看见你正在往回走，像是存心要去找罪受，我想我至少能给你找个受罪的理由。不觉得合情合理？”

“相当合情合理。”

两名陆战队队员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正在搀扶最后一个起身。他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habla inglés？

们肩并肩地迈步走向人行道，托马仕·多斯·桑托斯抓住机会，飞起右脚，狠狠踢中三个屁股中最为硕大的那个。屁股的主人是肥胖的一等兵，他转身面对袭击自己的人；我上前一步。三个人就这样在洛城东部战役中败下阵去，蹒跚着走向街道、枪声和燃烧的棕榈树。布兰查德揉乱多斯·桑托斯的头发。“可爱的小杂碎，你死定了。来吧，布雷切特，咱们找个地方坐等事态平息。”

* * *

走了几个街区，我们发现有一幢房屋的门廊上堆着一大摞日报，于是破门而入。厨房的食橱里有一瓶还剩下五分之二的顺风^①威士忌，布兰查德把手铐从多斯·桑托斯的手腕换到了脚腕上，放开他的双手，让他畅饮。等我做完火腿三明治，调好高球^②鸡尾酒，花衣混混已经喝掉了一半的威士忌，正在高唱《美丽的天空》和墨西哥版本的《查塔努加的呜呜汽笛》。一个小时过后，酒瓶空了，托马仕也不省人事。我把他搬上沙发，找了床被子给他盖好，布兰查德说：“他是1943年我逮住的第九个重罪犯。六周之内他就得去吸毒气，我在三年内就能去东北分局或者中央令状组工作了。”

他的言之凿凿让我恼火。“没门儿。你太年轻了，都还不是警司，你跟女人乱搞，退出地下拳赛以后，高层也不再给你撑腰，更何况你都没做过便衣轮值。你——”

布兰查德咧嘴一笑，我住了嘴，他走到客厅窗口，向外张望。“密

① 顺风 (Cutty Sark)：伦敦百利兄弟 (Berry Bros. & Rudd) 公司在1923年开创的威士忌品牌。

② 高球 (highball)：最常见的鸡尾酒之一，用威士忌和非酒精饮料（特别是苏打水）调制。

歇根大道和索托街着火了。真漂亮。”

“漂亮？”

“是啊，漂亮。布雷切特，你很清楚我的底细嘛。”

“大家都在谈论你。”

“他们也谈论你。”

“他们怎么说？”

“说你老爸喜欢胡说八道纳粹什么的。说你为了进警队向联邦调查局告发了最好的朋友。说你假造记录，跟增重的中量级拳手对打。”

这些字句悬在半空中，像是针对我的三重指控。“就这些吗？”

布兰查德转身面对我。“不止。还说你从不泡妞儿，说你觉得你能拿下我。”

我接受了挑战。“全都是真的。”

“是吗？有关我的传言也一样。只是我已经上了警司的晋升名单，八月就要调任高地公园风化组了，有个犹太裔的副地检官喜欢拳击手喜欢得要死。他答应我，令状组一有空缺就帮我搞到手。”

“好生佩服。”

“是吗？还想听点儿能更让你佩服的事情吗？”

“尽管来吧。”

“前二十个被我击倒的对手都是经纪人挑选的二流货。我女朋友看过你在奥林匹克拳击场的比赛，说你要是肯把牙整好其实挺帅，还说你说不定真能拿下我。”

我不清楚这家伙当时是想挑起争斗，还是想交个朋友；是在试探我，嘲笑我，还是想套我的话。我指着烂醉如泥，正在睡梦中抽搐的托马仕·多斯·桑托斯说：“这个墨西哥人怎么处理？”

“咱们明天早上带他归案。”

“你去带他归案吧。”

“也有你的一半功劳。”

“谢谢，但还是算了吧。”

“行，搭档。”

“我不是你的搭档。”

“也许有一天会是。”

“也许永远也不会，布兰查德。也许你能进令状组，闲时替人讨债，在城里给那些骗子律师递送公文，也许我会熬个二十年，拿了退休金到别处再找个轻松的工作。”

“不妨试试联邦调查局。你在外侨管理处有朋友，这我知道。”

“别逼我。”

布兰查德再次望着窗外。“漂亮啊。一等一的风景明信片材料。‘亲爱的妈妈，真希望你也在，能亲眼目睹五光十色的洛城东部种族骚乱。’”

托马仕·多斯·桑托斯翻了个身，嘟囔着：“伊内兹（女性名）？伊内兹？怎么了？伊内兹？”^①布兰查德到走廊的壁橱里翻出一件旧羊毛外套，扔在桑托斯身上。新添加的温暖似乎让他安静了下来；嘟囔声戛然而止。布兰查德说道：“都是因为女人^②。对吧，板牙？”

“什么？”

“都是因为女人。就算猪鼻子里灌满了酒，托马仕老兄也惦记着伊内兹。我肯跟你十赌一，他进毒气室的时候，那女人肯定送他到门口。”

“也许他可以认罪求得轻判。十五年到终身监禁，二十年以后出来。”

“不可能。他死定了。都是因为女人，板牙。记住这个。”

我在屋子里兜了一圈，寻找睡觉的地方，最后在楼下的卧室安顿下

① 原文为西班牙文：Inez? Inez? Qué? Inez?

② 原文为法文：Cherchez la femme。

来，那张凹凸不平的床对我的两条腿来说实在短得过分。我躺下来，听着远处的警笛和枪声。我渐渐沉入睡乡，梦见了与我交往过的女人，她们的数量少得可怜。

到了早晨，骚乱已经平息，烟尘挂在半空中，街道上乱七八糟，满是碎酒瓶，还有丢弃的木板和球棒。布兰查德打电话给霍林贝克分局，要了辆制式警车将他在 43 年抓住的第九名重罪犯人送往法院监狱。托马仕·多斯·桑托斯被巡警带走的时候哭了。布兰查德和我在人行道上握手告别，沿着不同的路线去市区：他要到地检署提交拿获抢包罪犯的报告，我要回中央分局继续执勤。

洛城议会宣布穿祖特装是非法行为，布兰查德和我在列队点名时仍旧礼貌寒暄。那天晚上在那间无主空屋里，他以令人恼火的确凿语气说出的那些事情，到头来却一一成真。

布兰查德升职做了警司，八月初调任高地公园风化组，又过了一周，托马仕·多斯·桑托斯走进毒气室。三年后，我还在中央分局驾着警车巡逻，听候无线电的调遣。一天早晨，我看着调动升迁公示牌，名单的最上面赫然写着：布兰查德，李兰德·C，警司；高地公园风化组，调至中央令状组，自 46 年 9 月 15 日生效。

接下来，我们当然成了搭档。回头再看，我知道那家伙并没有预言的天赋；他只是努力工作，确保自己的未来能够梦想成真，而我却随波逐流地飘向我的未来。他用平淡的语气说出的那句“都是因为女人”始终在我心头萦绕不去。这是因为我们的搭档关系不是别的，只是驶向大丽花的一条颠簸的路。到最后，她彻彻底底地占有了我们两个人。